

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书心书影

小说世情

荔枝记

海南多荔枝园，满树红果无数，圆胖鲜红，阳光下一园吉祥。园主多售卖鲜果，入得园内，自行无度摘食。如苏轼所说，荔枝正熟，就林恣食，亦一快也。

荔枝肉莹白如冰似雪，吃得十来颗，饱腹不已。古人诗词文章欢喜夸张，“白发三千丈”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“歌罢海动色，诗成天改容”之类，自有跌宕。然苏东坡作诗说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到底泥实了一些，好在“不辞常做岭南人”一句荡开了。

荔枝极入画，寓意吉利。八大山人画果盘，半盛三五颗荔枝，当真尤物——故国不在，生逢乱世的尤物，况味不同寻常。齐白石为荔枝写生无数，说果实之味，唯荔枝最美，且入图第一，又说牡丹为花之王，荔枝为果之先。齐白石的荔枝，多是在浅红底子上以西洋红点成，格调尤高。有一回画了两个黑荔枝，全面跳出，映得红荔枝更加鲜活水灵。

有人画荔枝是怪物，有人画荔枝是赃物，有人画荔枝是玩物，有人画荔枝是傲物，有人画荔枝是失物，有人画荔枝是旧物，有人画荔枝是遗物，有人画荔枝是俗物，有人画荔枝是尤物……

怪物里有一番犷犷独立，赃物里有一番贼眉鼠眼，玩物里有一番闲情逸致，傲物里有一番自负向天，失物里有一番失魂落魄，旧物里有一番逝水年华，遗物里有一番白头宫女，俗物里有一番家长里短，尤物呢？风华也，尤物善感尤物移人。

园中荔枝大可尽兴丰收，纸上荔枝却不能太满。文徵明画荔枝，老树新果，铺满挂轴，不如齐白石小品有味。友人曾赠我纸本《荔枝蜻蜓》，一挺荔枝绿叶红果，一只蜻蜓俯身飞来，栩栩如生有翩然之姿。

荔枝红、樱桃红、桃红、瓜瓢红，不同的红不同的格。荔枝之格在桃、西瓜之上，有一抹风尘仆仆甚至超过了樱桃。

吃完荔枝，清清爽爽。荔枝好吃，好吃在清香上。昔人以为荔枝味似软枣，实在风马牛不相及。软枣是软枣味，荔枝是荔枝味。荔枝有清香，食之如在初夏荷花旁闻到满池莲荷的清气。莲藕也清香，但没有荔枝的清香悠远绵长。

一些人嫌荔枝清淡。荔枝寄情以清，入味以淡。许多年以后追忆逝水年华，想起荔枝，会觉得清得悠远，会觉得淡得绵长。荔枝清而有味，淡而有味，一位面色丰腴肌肤粉嫩的女子跳出红尘，身上现出隐士气，自有一种宝相庄严。

荔枝是寂静之食，没有欲望。榴莲、芒果能感觉出生命之热。荔枝像春风细雨，芒果如夏风梅雨，榴莲红尘万丈，可谓水果里的荤腥。荔枝不容易，这一枚南方佳果归甸于平淡，大不容易，有佳日风味。

日啖荔枝三五颗，好日子细水长流。荔枝不耐贮藏，一日易色，二日香变，三日改味，四五天后，色香味尽去矣。

杨玉环生于蜀地，好食荔枝。岭南海南所生荔枝尤胜蜀地，唐明皇每岁飞驰以进。后人将杨玉环当年所食的品种取名为“妃子笑”，得因杜牧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诗句。

我喜欢妃子笑，果大、肉厚、色美、核小、味甜。一笑倾城，再笑倾国，三笑倾情，寄情于味的情。近来暑气甚烈，寄情于味，可娱小我也。

有蜜蜂采荔枝花，酿成荔枝蜜，我没喝过。据说甜香里带股清气，很有点鲜荔枝味儿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命定之地

——关于《雾中河》

李晔

小说里第一次提到“雾水”，还是十年前，当时是作为一个模糊的地名出现（只出现了一次），等我真正把地名作为小说的主要背景进行打量，还是这五六年间的事，竟也这么写了近二十篇“雾水”故事。“雾水”也在一次次书写中，渐渐变得清晰起来。

雾水是这样的：一条被当地居民称作河的大江流过，在西边的最高峰间耸立着一座高达一百六十五米的拱形重力坝，是在岩溶典型地区修建的一座大型水电站，这是当代雾水的起点，也是镇子这一舞台的边界，而另一处边界在东边江水拐弯的地方，这里有一座铁路桥，也是在这里，大山收走了河流的身影。两处边界勾勒出一条月牙形的地带，这是雾水的空间背景，而时间来自20世纪中后期。建设大军到来时，这里还是一处荒凉的村落，直到施工局和电厂庞大的家属群体留守下来，一切才开始剧烈演变。这些外来单位各自建立起了近于封闭而又完备的“生老病死”服务机制，和所有西南的三线单位一样，这里自成一个社会。有人就有活力，它只会吸引更多的人，小镇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聚拢就是明证，各行业与时代一道迈入了强劲发展的路途，一时间有操着各种语言的人游走在大街上，寻觅着机会，并且也找到了相应的机会。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景，也是镇子的顶点。

这样的来路，是我置身但谈不上熟悉的风景，它来自此刻的归纳。至于为何多年过去，我才开始审视这里的一切，将儿时的居住空间拓展为现在的小说场域，很难说清了。要说的话，这可能是一种回望，在成熟起来的年纪，借由小说去审视那些曾经被我漠视的一切。那些人物，以浮光掠影的存在给我留下了吉光片羽的印象。是时候了，该拨开迷雾去重新认识他们。可以说，我对那里又有多少了解呢。简单的地貌与环境不足以对人产生更深的了解（更别提理解）。这是困扰我写作进入的障碍，归根结底，小说所要表现的，还是人，是人的境况。而进入之法，除了依托这样的环境进行虚构，别无他途，因为我早已错失认识“他们”的机会，这是另一种重返的尝试，让当下的成人之眼去回应当初的童年印象，让浅薄的印象成长为鲜活肉体的，这仿佛是艺术的回溯，从印象到具象。



《雾中河》
李晔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“风景是栖居者的生活环境，有时似乎更接近于一幅幕布，人们的挣扎痛苦，成就辉煌、意外事件在幕前一上演……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，对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，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。”这是约翰·伯格的话，却是我回答以“雾水”为背景书写的最好标底。

在书写人之前，要建立一个清晰的场域，让他或她在其间发生关系，建立起连贯的又不被察觉的相互作用。在这里，背景还不仅仅是人物的盛放之地，作为容器般的地域，它本身也是被人改造后的景观，是人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，是人的意志落实的当下程度。而其中的作用，也是两种力量的妥协，并非哪一方占据了主导，而是在磨合中共存下来，制造出如今的面貌。而如何突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联，就不是一篇小说能解决的问题，所以一写再写，用足够的篇幅，让足够的人去言说。围绕雾水，我正是这么干



湖光山色 汤青 摄

人间小景

落叶辞

王优

风卷起地上的落叶，送来深深的寒意。沾了微雨的叶子，贴在地面，若折翅的蝴蝶，踩上去，什么声响都没有，仿佛喧闹的季节一时陷入暗哑。

这些叶子，也曾枝头翠绿过，在日光下绚烂过。而今，它落下来，与泥土为伍，与虫蚁为伴，风带一程，雨带一程，不知归途在何方。落叶有落叶的无奈，也有一以贯之的慈悲为怀。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。”“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落叶演绎的绝不只是落寞，还有潇洒，突然，明媚与爽朗。有些落叶天生一股英雄气，它们在风中歌唱，在阳光下舞蹈，在季节的幕布上泼洒出一片沁人心脾的浩荡。

最辉煌的是银杏叶。秋越来越深，风越来越冷，银杏越来越脆，越来越精神。所有绿叶子都被时间淬炼成了金箔金币，秋风一吹，秋阳一照，哗啦啦金光闪闪，金灿灿的叶子把天空映衬得辉煌起来。这是属于银杏的高光时刻，金袍加身，灿烂无比。再过一些时日，仿佛心有灵犀，所有叶子不约而同离树辞枝，翩翩起舞，纷纷而下。一时间落叶漫天，遍地金

黄，若染缸倾倒，水彩流泻。暮色里，行人缓缓，车辆缓缓，缓缓于松软软的地毯上，朦胧，静谧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。

最有力量的是青冈树叶。秋风里的青冈树叶，不知什么时候一点褪去了青涩，慢慢变红，越来越红，红成一团火，红成一束光。仿佛辽阔天地里，滚过一大串爽朗的笑。万木萧瑟，青冈叶艳艳欲燃，猎猎作响。一夜北风吹，满地红叶铺。夜风中青冈树叶的离枝，一定是一场热烈的炫舞。欢笑，歌唱，舞蹈。潇潇洒洒，欢欢喜喜，用纯粹的颜色把贫瘠的地面装点得厚实华美。树叶落下的地方，就是树根蔓延的地方，是生命的缘起也是归宿。

还有枫叶。秋风一起，秋霜一逼，所有的劲都使出来了，潜藏的力，积蓄的势，捂住的火，酝酿，激荡，喷薄而出。仿佛只是一夜之间，层林尽染，万山红遍。那是山的呼啸，树的狂欢，季节的呐喊，时间的鼓点。嘭！嘭！嘭！心头滚过千军万马，意绪跨越重重时间与空间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时间的河波涛汹涌，季节的海风起云涌。风

的。只有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群进行表达，一个地方的显现才变得可能，且具有说服力。这里的人群大致分为几类，有施工局留守处的，有电厂的，有当地居民的。我希望通过一种组合，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地域，它并非是某一类人的，它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写小说在我是人物找人物，最终组成一个关系场域（既是地域之内的狭小空间，也是由人的集合组成的更为广阔的可以延伸的地带）。已经存在的一种长久的批评指向是，现在的小说很难让人记住一个人物。我倒觉得这是个片面的观点（如果不放大的话），至少我希望能写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关系场域，而基于去刻画一个“鲜明”的人物。因为这样的人容易走向符号化，人所置身的场域必被塑造得更加单向（也可以说成锋利），单薄即脆弱，若只写成一篇文章，这是尚佳的选择，可是要反复打量，就得让环境变成它自身，让它的包容与“不动如山”联系起来，而事实上环境也并非险途一条，它是多种可能的汇集。我心里希望取胜的就是这样一种整体，是那个关系场域的微妙与变动（在这微妙与变动中去表现人物），在此种情况下，我很难去把某一个人物写得陡然高拔，高于他/她所处的群体。我相信，小说里的人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没那么重要，他们只是经历者，或者说得优雅点，他们都带着中国式的内敛，这是数千年惯于沉默带来的心理面貌。

有段时间我沉迷于石涛，他有一幅画，看似非常潦草，上面题跋一句，“此吾前身也”。如果不是这句话，这幅画可能要被观者忽略。画的什么呢？荒山、老松，一派凋落凄凉的景象。这景象却是作者对前世的指认，“前世”是一种什么状态？想来不过是对“过往一历史”的回望，望到个体无法抵达的过去，那或是“祖先——先贤”经历的世代，或者抛开具体的俗世与人——是过去的风景。可景观的指向又太明显，它仍是世事的投射。所以对“前身”的指认，不论是物还是隐含的他者，都是对现实的反应。物与人的关系及比照，被人类早早确立的一个目的是：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从人世间的超脱出去，不去经历一切。譬如换作一棵松。可是松也会经历风霜雨雪和雷电，它的不确定因素与人一样多，看上去，松总固定在一处位置，靠纵向生长，以根基不动而又变换高低位置来应对世间变化和观察世界，且轻易不语。那么，人又如何？他多大程度上比一棵松更自由？广义上讲，人可以适应多种环境，但具体到个体，他所处的环境可能注定了他只适合这里，这是他的命定之地。

这引发的思考，是我写《雾中河》这批小说时没有察觉到的，只是此刻，在我又一次审视这些作品时，这一感受才慢慢浮现出来。《雾中河》里的人物何尝不是一棵棵老松呢？

挂在门上的野花

刘平

下午回家的时候，在楼道里又碰见了英子母女俩，她们也刚回来。英子手里拿着一把野花，一看就知道是刚采摘的。女人手里捏着一把菠菜，菜根还带着新鲜的泥。互相打过招呼，女人拿出钥匙开门，英子没动，看着我。突然，英子把手里的野花递给我，笑吟吟说：“阿姨！送给你。”

我说：“英子！为什么要送给我呀？”英子眨巴了一下眼睛，说：“我知道您喜欢花。我几次看见您买花回来。”

我笑了。接过花，说：“谢谢英子！”

“阿姨再见！”英子说，回家了。

回家，我找一个玻璃瓶，装一些水，把野花插进去，放在电视柜上。虽然没有花店的鲜花漂亮，但那份来自大自然的野趣，也挺有意思的。

做了两年多邻居，我对英子一家的了解并不多。只知道他们是租住在这里的，父母都在这座城市打工，英子在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读小学。小区外有一大片荒地，英子父母开了一小块出来种菜。荒地里，有各种各样的野花。

平常忙于上班、为生计奔波，和英子一家碰面的机会很少。大约一个多月，只在楼道里碰见过两三次。一次是英子跟母亲在一起，一次是跟父亲在一起，一次是一家三口在一起。那次，我看见男人手里拎着一块很肥的肉，女人手里拎着一袋苹果。苹果小，有青有黄，一看就是处理货，但还算新鲜。英子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，我说：“英子！今天咋这么高兴呀？”

英子仰头看着我，骄傲地说：“单元测验我得了双百分！”

女人说：“得个双百分，就又是肉又是苹果的。”男人在一旁憨笑。

我“奖励”了英子两块巧克力。

那天我对英子特别留意，觉得她和普通的农村小姑娘没啥两样，淳朴、真诚、厚道，只是那一双眼睛很亮，像里面有一汪清澈的湖。

之后，英子又送过我两次野花，一次是在楼道里碰见送给我的，一次是晚上敲门送给我的。父母外出待弄菜地，英子就在荒地来采摘野花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和英子的感情那么自然地一步步发展。回家后，她有时候拿着书本来问我作业题，也有几次带着一把野花儿。我发现英子算不上聪明，但很踏实、勤奋。我也送给英子几次礼物，水彩笔、日记本啥的。

那次，女人送给我一大袋刚采摘的蔬菜，说：“英子老麻烦您。”

我说：“都是邻居，没啥。我很喜欢英子，挺惹人爱的。”

女人笑了，说：“您说的。”我说：“真的。”

这天刚吃过晚饭，英子又拿着书本过来了，问我一道数学题。弄懂之后，英子像往常一样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谢谢阿姨！”突然，英子的目光像是无意中落在了电视柜上那个插着野花的玻璃瓶上，那野花是英子五天前送给我的，已经蔫了。英子说：“阿姨！插花的水里放点盐，花就会开得更久一些，有时候能开十多天。”

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英子说：“阿姨！真的。”顿一下，又说：“放一点白糖也可以。”

第二天傍晚我刚回家一会儿，英子就又送给我一把刚采摘的野花，还不忘叮嘱：“阿姨！插花的水里放点盐。”

那天，我突然心血来潮，对英子说：“英子！以后你别叫我‘阿姨’了，叫我‘姐姐’吧。”

英子扑闪着大眼睛看着我，说：“为啥呀？”我说：“叫‘姐姐’更亲热。”

英子笑了，马上就叫了声：“姐姐！”

突然接到出差任务，时间半个月。走之前，我忘记跟英子说这事。英子笑吟吟说：“姐姐！一路平安。我等您回来。”

出完差回来的时候，是下午两点过。我专门给英子买了礼物：五斤又甜又脆的昭通苹果。家门口，突然发现门上挂着一把野花，看上去还新鲜。地上躺着一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。我心里下意识地“咯噔”一下，取下野花，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，看那清秀的字，是英子写的——

姐姐！

我们走了，回老家了。最后一次送一把握野花儿给您，记得在插花的水里放点盐哦。塑料袋里的菜，是妈妈送给您的。

和您做邻居，我们全家都很高兴。特别是我，还认了一个漂亮的姐姐。我会想您的。

英子。

除了这些，纸条上再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。英子一家为什么要突然离开？他们老家在什么地方？这些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有些后悔，当初为什么不留一个英子父母的电话呢？

我心里突然觉得很空，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。我把野花捧在手里，放鼻子下闻了闻，流着泪喃喃：“英子！姐姐也会想你的、会很想你的……”

